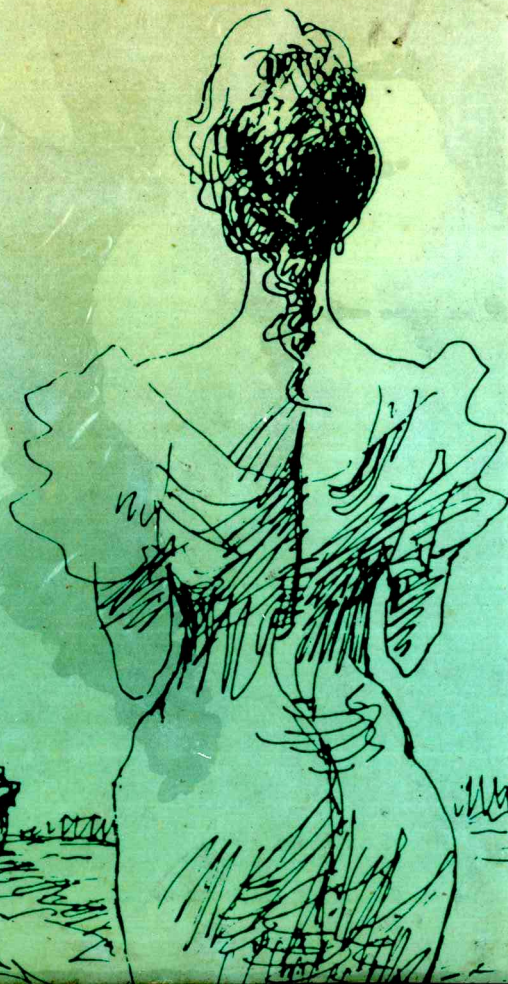




劳伦斯选集

白孔雀

刘宪之 徐崇亮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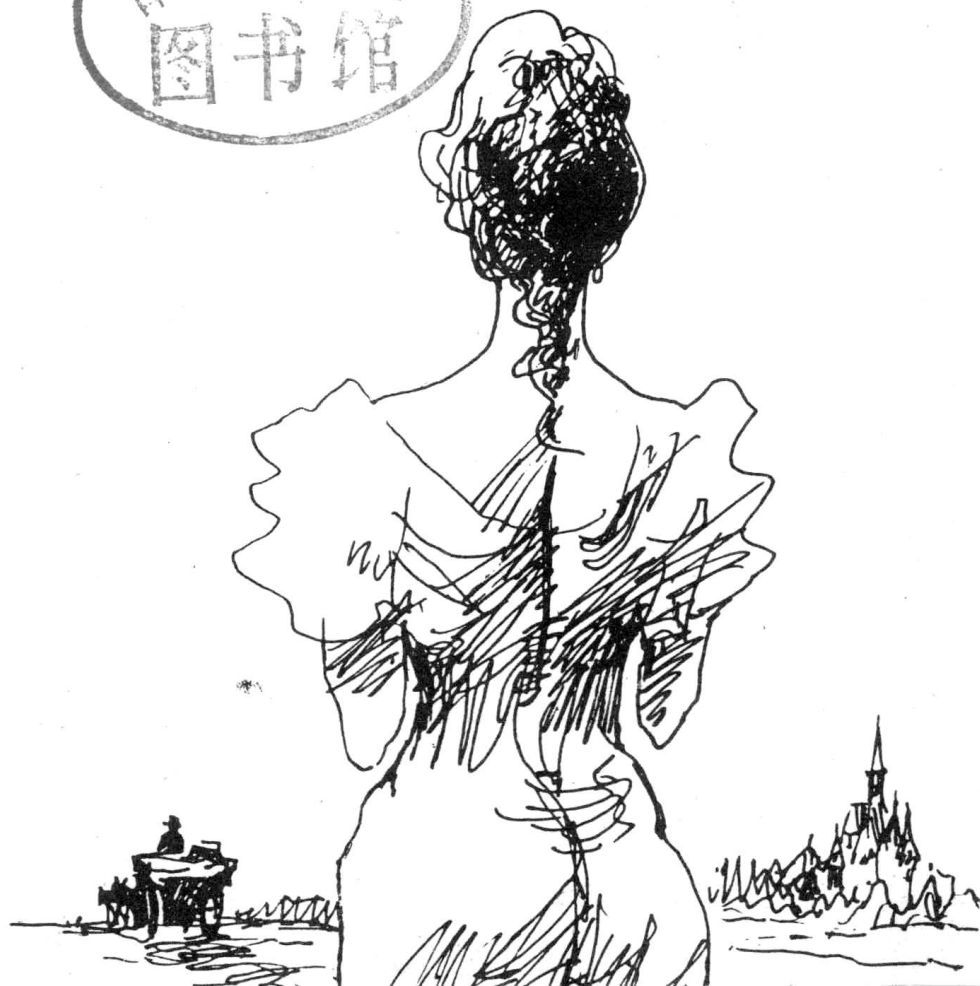




劳伦斯选集

白孔雀

刘宪之·徐崇亮 译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设计:尹怀远

白 孔 雀

[英]戴维·赫伯特·劳伦斯 著

刘宪之 徐崇亮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浴街10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6·插页 6·字数 320,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17-0868-X/I·854 定价:22.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劳伦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描述一对青年男女之间关系的变化。莱蒂和乔治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乔治是个英俊、强健的小伙子，一心热恋着莱蒂。两个人在一阵调闹之后，莱蒂觉得仅仅有天真的爱情还不足，便选择了优裕舒适却没有爱情的生活，嫁给了一个头脑简单、精神空虚的富家子弟。乔治在悲痛绝望中借酒浇愁，从此消沉下去。两个青年人，由于错误的决断，尤其是选择了错误的配偶，而一生备受折磨。

这部作品深刻地揭示出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淳朴自然的田园生活与散发着铜臭的工业文明的对立。

目 录

第 一 卷

第 一 章	内瑟梅雷人	3
第 二 章	诱人的苹果	17
第 三 章	想象的卖主	32
第 四 章	我们的父亲	50
第 五 章	血腥的气味	69
第 六 章	乔治的教育	89
第 七 章	莱蒂摘葡萄	116
第 八 章	圣诞节狂欢	144
第 九 章	莱蒂的成年	163

第 二 卷

第 一 章	新春的萌发	199
第 二 章	春天的阴影	232
第 三 章	命运的揶揄	252

第 四 章	流泪时之吻.....	280
第 五 章	爱神之急箭.....	301
第 六 章	乔治的求爱.....	312
第 七 章	禁果的诱惑.....	323
第 八 章	友谊的诗篇.....	345
第 九 章	牧歌与牡丹.....	356

第 三 卷

第 一 章	生活的开端.....	373
第 二 章	顺风的航行.....	392
第 三 章	浪漫的涟漪.....	404
第 四 章	朗姆的生活.....	421
第 五 章	痛苦的洗礼.....	437
第 六 章	毗斯迦的山.....	454
第 七 章	陡峭的斜坡.....	477
第 八 章	望川河展望.....	491

第一卷

卷一

第一章

内瑟梅雷人

1

我站在磨坊水塘边上，瞧着隐约可见的鱼儿在阴影中游弋。这些灰白色的东西都是当初修道士放养的银色鱼儿的后代。那会儿，这条山谷里充满了生气。眼下，整条山谷都沉湎于对往昔的沉思之中。在远处的彼岸，茂密的树林十分荫翳、肃穆，无法与阳光嬉戏。芦苇密匝匝地挺立着，纹丝不动。风儿微弱，连小岛上的柳树也不见摇曳。水波不兴，静谧如止，只有注入运转着的水车渠道的细流独自潺潺地唱出了生活的欢闹，而这欢闹曾使这山谷里充满生气。

突然传来的讲话声吓了我一跳，险些使我从站立的桤木根部跌入水里。

“喂，有什么好看的啊？”我的朋友是个年轻的农民，结实的身体，褐色的眼睛，一身白皮肤晒得黝黑，生出了块块晒斑。见我吓了一跳，他笑了起来，还出于好奇，懒洋洋地探着身子瞅着我。

“刚才，我在想这地方似乎变老了，正聚精会神地回顾它的过去呢。”

他瞧着我，脸上挂着懒散、宽容的微笑，仰身躺在堤岸上说：

“在这里——打个盹儿倒是挺不错呢。”

“你的生活除了打盹以外就没别的了。要是有人突然把你弄醒，我才高兴呢。”我答道。

他舒适地微笑着，用双手遮在眼前，以挡住太阳光。

“你干嘛这么开心呢？”他慢吞吞地问。

“因为你这个人真逗。”我说。

我们二人沉默了一会儿，他翻了个身，开始用手指头在堤岸上戳弄着。

“我想，”他慢条斯理地说，“这种嗡嗡声一定有什么原因。”

我看看他，发现他抠出了一个象纸一样薄的旧蜂窝，那些逗人喜爱的小黄蜂好象把它们尾针插进了呈琥珀色亮光的尘土里。一些激动不安的飞虫正围着一团蜂卵打转。此时，大部分蜂卵已成了空壳，蜂王也飞走了，几只幼蜂在摇摇晃晃地乱飞着，它们尚无足够的力量远走高飞。他瞅着那些小黄蜂在草丛中飞来飞去、忽东忽西地惊慌逃窜。

“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他说着，在一根草茎下面逮住了一只可怜的小黄蜂。同时，他用另一根草茎拨开了黄蜂原先合拢的蓝翅膀。

“不要捉弄这个小东西。”我说。

“草茎不会伤害它。我想看看，它是不是由于张不开翅膀

就不能飞。我想再试一次。”

“不要去弄它们，”我说。“让它们晒晒太阳吧。它们刚刚出壳。不要折磨它们，硬逼着它们去飞。”

但他不听我的劝告，结果又弄断了另一只幼蜂的翅膀。

“咳，哎呀……真可惜！”他说着就把这小东西在手指间捏碎了。接着，他又察看那些蜂卵，从已死的幼蜂身上抽出一些丝来，漫不经心地琢磨一番，并向我询问有关昆虫的知识，问完以后，把成团的蜂卵扔进了水里，然后，他站起身，从马裤口袋里掏出表来。

“我料到该是吃午饭的时候了，”他对我微笑着说。“到十二点时，我不看手表也总能知道。你下来吧？”

“我总归要下去的。”说着，我们便沿着堤岸朝前走，然后走过一座横跨在水渠上方的木板桥。堤岸边是一片灰白色的果园，里面长着繁茂的果树。实际上，堤岸是一个陡长的斜坡，往下一直延伸到花园。

这幢大房子的石壁上攀附着常春藤和金银花，曾一度守卫着门廊的硕大的紫丁香树，现在几乎把门都封住了。我们从前面的花园里穿过，走进农场的场院，沿着砖砌的小径来到了后门。

“把门关上好吗？”他先走过去，然后回头对我说。

我们穿过宽敞的碗碟洗刷间，走进了厨房。女仆正手忙脚乱地从方桌抽屉里抽出桌布。我朋友的母亲长着一对褐色大眼睛，是位身材娇小的漂亮妇人。此时，她正拿着一把叉子，绕着宽大的壁炉转来转去。

“午饭还没准备好吗？”我的朋友有些不满地问。

“没有，乔治，”他母亲辩白地回答。“还没准备好，火烧得不旺。不过，再过一会儿，你就可以吃饭了。”

他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捧一本小说读了起来。我想走，但他的母亲执意要我留下来。

“不要走，”她提出了借口，“假如你不走，埃米莉会很高兴的——她爸爸也肯定会高兴。坐下吧。”

我在靠近长窗户的一把铺着草垫的椅子上坐下，从这儿可以看见场院。他在那儿读小说，而他母亲则聚精会神地忙着煮土豆、烤肉，我坐在那儿无所事事，便想起自己的心事来了。乔治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只顾读他的小说。瞧着他捋着自己棕色的小胡子，懒洋洋地看书，狗在他那条旧马裤的护腿和膝盖上蹭来蹭去，这情景真让人讨厌。他完全沉缅于读小说和捋胡子之中，甚至不愿意去玩玩特里普的耳朵。肥厚的手指捻着胡须转了一圈又一圈，裸露手臂上的肌肉在深红色的皮肤底下微微蠕动。透过他头顶上的小方窗户，一道绿莹莹的光从窗外高大的土叶树丛中射了进来。微微的闪光罩在他乌黑的头发上，又颤颤巍巍地射到安妮刚从碗橱里拿出来的盘子上，照射到高大的钟面上。厨房很大，摆在中间的餐桌显得孤零零的；那些椅子则哀惋地痛惜不能跟沙发呆在一起；黑洞洞的烟囱远远地立在背后，壁炉边的座位摆在另一个炉火通红的小间里，他的母亲就在那儿忙活着。这间厨房颇为凄凉，凸凹不平的灰石板毫无修饰，房间四角幽暗，家具简陋、冷冷清清。唯一悦目的东西是印花布沙发套和扶手椅座垫，它们是这间未经修饰、阴暗忧郁的房子里唯一呈鲜红色的东西。有些人也许会讥笑那座老式的钟，因为它是

用做得逼真的家禽装饰起来的；不过，对我来说，它反而会
引起惊奇与遐想。

不多一会儿，我们听到外面刮厚靴子底的声音。他的父
亲回来了。这是一位魁梧健壮的农夫，半秃的头上点缀着卷
曲的小发圈。

“啊，西里尔，”他高兴地说，“这样看来你还没忘记我们
哟。”然后，他转身问儿子：

“你在小树林里剪枝剪了多少排？”

“全剪完了！”乔治头也不抬地答道，继续看他的书。

“全剪完了——那就好。孩子妈，野兔子把萝卜都啃掉
了。”

“我料到了，”他的妻子回答说，心思仍在手里的平底锅
上。终于，她认为土豆烧好了，端着热气腾腾的锅子走了出
来。

午餐已摆上餐桌，父亲开始切熟肉。乔治从书上抬眼看
了看饭菜，然后又埋头看书，直到盘子递到他手里。女仆坐
在靠窗口的小桌子边，我们就开始吃饭了。这时，外面砖铺
的小路上传来两个人的脚步声，一个小姑娘走了进来，后面
跟着她已成年的姐姐。小姑娘一头褐色的长发从扁平的硬边
草帽下乱蓬蓬地披散下来。她脱下衣服、帽子，一边坐下吃
饭，一边喋喋不休地跟母亲絮聒。姐姐是个大约二十一岁的
姑娘，对我莞尔一笑，褐色的眸子一亮，转身洗完手，过来
坐下，郁郁不乐地盯着盘子里煮得不烂的牛肉。

“我讨厌这种半生不熟的牛肉。”她说。

“这对你有好处，”她的哥哥答话说。此时，他正乐此不

疲地大嚼着。“给你添点劲儿，你有了力气好去打小孩子。”

她把肉拨开，开始吃蔬菜。她哥哥又往自己盘子里添菜，继续吃着。

“得啦，乔治，我认为你光喝汤不吃肉呢。”小妹妹莫利用生气的语调说。

“当然，”他答道，“你怎么不也来一块带头骨的肉呢？”

“不！”这位十二岁的小姐反驳说，“我并不认为你对它感兴趣。”

“真精明！”他嘴里嚼着菜，咕嘟着。

“你也这么认为吗？”姐姐埃米莉讥讽地问。

“是的，”他自鸣得意地回答。“在你的培养下，这样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也象你一样尖刻了。我来尝一块土豆，妈妈，但你得给我拣一块熟透了的。”

“咳，乔治，这些土豆象是都煮烂了，还能不熟吗？喏，都煮烂了，瞧这一块，够软的了。我敢肯定，煮的时间够长的了。”

“用不着向他解释。”埃米莉不耐烦地说。

“或许今天上午孩子们对她太过分了，”他冷静地说，这话似乎并不是特别对某人说的。

“不是这样，”莫利插嘴道，“她敲了一个男孩子的鼻梁，还出了血。”

“那个小坏蛋，”埃米莉费劲地吞咽一下口水，说道。“我很高兴揍了他！有些男孩子是属于——属于——”

“属于魔鬼。”乔治提醒她，但她并没有接着他的话茬。

她的父亲坐在那儿笑了起来，但母亲却眼含忧伤瞧着女

儿。她低垂着头，用手指在桌布上划来划去。

“他们比前一批孩子还要糟吗？”母亲温柔而又担心地问。

“不，并不特别坏。”女儿简短地答道。

“她只不过是想要揍他们一顿罢了。”乔治说着，看看糖缸子，再看看自己盘子里的布丁，喊道：

“安妮，再拿些糖来！”

女仆从角落里的小方桌旁站起身，他母亲也连忙赶到食品橱前。埃米莉拨弄着盘子里的菜，心酸地对乔治说：

“要是你也尝尝教书的滋味就好了。教书能把你自命不凡的毛病治好。”

“哼！”他轻蔑地说道，“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帮小家伙的鼻子打得流血。”

“你不要象一头蠢猪一样在那儿说废话。”她接着说道。

这句话可把莫利逗乐了，她忍不住一阵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一下却把她母亲吓坏了，连忙战战兢兢地站起来，生怕小女儿笑得岔了气。

“埃米莉，你真会讲笑话！”乔治瞅着笑弯了腰的妹妹说。

埃米莉很不耐烦，再也不愿意跟他多说，离开了餐桌。不多一会儿，父子俩便回到准备种萝卜的地里干活去了。两个姑娘回学校，我陪着她们沿小路走去。

“他的一言一行总是使我恼怒。”埃米莉突然感情冲动地说。

“他有时象猪一样蠢。”我说。

“他就是一头猪，”她认定说。“他老是搅扰我，我实在忍无可忍。他摆出万事通的架式，自作聪明——我实在忍受不

了。还有妈妈对他百依百顺的样子——！”

“惹你发火啦？”我说。

“发火！”她重复道，嗓音激动得颤抖着。我们沉默无语地走着。最后还是她开了口：

“你写的那些诗歌给我带来了吗？”

“没有——很抱歉——我又忘掉了。实际上，我已把它们寄走了。”

“可是你曾答应给我带来的呀。”

“你知道我的许诺是怎么一回事。我说过的话就象一阵风一样吹走了，是不负责任的。”

她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实际上，她是用不着这样沮丧的。在小路的拐角处跟她分手时，我对她的抱怨内心感到隐隐作痛。每次她走时，我总觉得有一种负疚感。

我跑过那条闪着亮光的小溪，它从杂草丛生的塘底流了出来。踏脚的石头在阳光下白晃晃的，溪水在它们中间懒洋洋地流过。三两只蝴蝶在蓝天的映衬下几乎难以辨别，它们在花丛中飞行嬉戏，把我引向了山岗。穿过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盆地，我钻进了树林子的庇荫之中。这儿的栎树枝叶繁茂，为人们提供了惬意的荫凉。树林子里寂静无声，凉爽宜人，沿着小径留下了我沉重的脚步声。那些羊齿草朝我伸出了手臂，树林里溢满馨香，但我却不能停留，一群飞虫的骚扰驱使我又往前走。这群飞虫在我脑袋的四周展开了游击战，直到穿过花园里漆黑的杜鹃花丛，它们才偃旗息鼓，这无疑是它们嗅到了丽贝卡捕蜂器中既酸又甜的味道。

一幢低矮的红房子在日光下昏昏欲睡，屋顶已凹陷了，退

了色，它沉睡在由树林子延伸出来的巨大枫树投下的荫影里。

饭厅里没有人，不过我却听见从小书房里传来缝纫机的旋转声。这声音就象一只凶猛的大飞虫发出的嗡嗡声，一忽儿强，一忽儿弱，一忽儿又停息了。从客厅里传来了钢琴声，键盘上四五个键跳跃式地发出丁当声，直到所有的键从高到低都弹完一遍，象是一只肥壮的青蛙从这头跳到那头似的。

“肯定是妈妈在打扫客厅，”我想。这架旧钢琴的不寻常声音使我吃了一惊。钢琴上面绿色的丝罩——但你拨开褶皱就会发现它并不是青铜色丝罩——后面的琴弦已变得象干瘪的老太婆所发出的声音那般羸弱、不成调儿。岁月使我母亲的这架小钢琴的琴齿变黄了，也使它的细腿萎缩了。可怜的老伙计，它对莱蒂的手指飞快地弹奏只能嘲弄地投之以刺耳的声音。所以，它那古板、黄褐色的盖子总是合着，上面布满了灰尘。

然而，这架老古板的小钢琴此时却丁丁当地演奏起维多利亚时代的美妙乐曲来。我想象那肯定是某位娴静的小姑娘在弹奏，她两鬓的头发卷曲，象一串串忽布花儿似的。这欲诉还羞的小调勾起我旧时的情愫，可我的记忆力却模糊不清，于事无补。当我站在那儿试图整理自己的朦胧思绪时，丽贝卡进来换掉了桌布。

“谁在弹琴，贝克？”我问。

“你母亲，西里尔。”

“可她从来没弹过，我还以为她不会弹琴呢。”

“呃，”丽贝卡说，“你忘了当你还是个小东西的时候，她给你唱歌，你偎依在她的怀里玩弄着祈祷书；你不记得，那